

科学社会主义
活页参考资料

(8)

校内用书

中国人民大学
科学社会主义系资料室

说 明

这里选印的两个材料，是中共中央编译局国际室编译的，它是研究第二国际的重要文献。现在印出来，仅供本校“共运史”教学与研究参考。

关于“组织委员会的报告”一件，编译者的按语说，译出这个“报告”是为了帮助了解在筹建第二国际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斗争的历史。这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是在恩格斯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的，为保证马克思主义者取得胜利，不让以法国的可能派和英国的海德门派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者篡夺国际代表大会的领导权，恩格斯放下了自己手头的一切工作，“象一个少年人一样投入战斗”。由于恩格斯的努力，可能派的阴谋遭到了失败，保证了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大会取得成功。

关于“1900年国际社会党巴黎代表大会讨论米勒兰入阁问题的会议记录”，编译者的按语说，1899年6月，法国社会党人米勒兰加入了以瓦尔克-卢梭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内阁，任工商部长。这是法国社会党和第二国际历史上的一次重大叛变事件。在1900年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上讨论“夺取权力以及同资产阶级政党联盟”问题时，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围绕米勒兰入阁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盖得等坚决谴责米勒兰的叛变行为，而饶勒斯、奥艾尔等则竭力为米勒兰的叛变行为辩护。考茨基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态度，并提出了一个折衷主义的决议案。因为它对修正主义者没有丝毫约束，所以人们讽刺它是个“橡皮决议”。巴黎大会的讨论表明，第二国际的许多领导人愈来愈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逐渐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

目 录

巴黎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1889年7月	
14—21日）组织委员会的报告.....	1
米勒兰事件.....	11
——1900年国际社会党巴黎代表大会讨论米勒兰	
入阁问题的会议记录	

巴黎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

(1889年7月14—21日)

组织委员会的报告

在资产阶级革命一百周年的时候，法国社会主义者认为必须明确表示，工人革命必将到来，这次革命将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废墟上宣布人人在劳动以及生活资料和享受资料面前平等。

因此，法国的工会和社会主义组织在波尔多代表大会和特鲁瓦代表大会上决定在国际博览会期间举行一次国际代表大会。

资产阶级反动派曾以为已经把无产阶级的团结淹没在血泊之中，但是这一次将是一个极好的机会，无产阶级要表明，这种团结不可能由于公社遭到镇压和国际被取缔而受到损害，因为它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和交换的必然后果，它蔑视一切迫害和经得起一切失败。

为了筹备这次代表大会，设在波尔多的工会全国委员会和设在特鲁瓦的社会主义联盟执行委员会在巴黎成立了一个由各工人团体和社会主义团体的代表组成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它的第一次会议上邀请巴黎各工会和社会主义团体派遣代表参加它的工作，以显示它所担负的团结事业的性质。所以，我们的委员会对一切抱有善意的人是敞开的，从而应当被认为是法国社会主义无产者的真正代表机构，尽管他们之间有着细微的

差别，但是一个共同的思想——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把他们联合在一起。

在波尔多代表大会之后不久，在伦敦召开的国际工会代表大会也通过决议于1889年在巴黎举行国际代表大会；尽管法尔雅代表受到二百五十多个非可能派工会的委托出席了大会，但是大会仅仅委托可能派筹备这次代表大会，没有考虑到这是不正当地干涉了法国的分裂，剥夺了一切非可能派的无可争辩的权利。

外国社会主义者对于在同一年、在同一城市并行召开两个国际代表大会理所当然地感到不安，他们设法使两个代表大会合而为一。根据德国社会主义者的倡议，今年2月28日在海牙举行了一次秘密的国际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

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

舍雷尔和赖歇耳，瑞士社会党代表；

安塞尔和沃耳德斯，比利时社会党代表；

克罗耳和多梅拉·纽文胡斯，荷兰社会党代表；

保尔·拉法格，法国工会全国委员会和法国社会主义联盟执行委员会代表。

丹麦社会党的代表和英国社会主义同盟的威廉·莫利斯由于缺席而表示抱歉，并声明，他们将赞同所通过的有利于社会主义者国际团结的决议。

社会主义工人联盟，即可能派，同法国的其他社会主义者和工人一样同时受到邀请，它拒绝派代表出席海牙代表会议，理由是它不愿意使它从伦敦代表大会得到的委托受到讨论，它打算把这一委托变为它的私有物。这就是把召开一次国际代表大会的义务变成凌驾于欧洲各社会主义政党的意志之上的一种权利。

但是，伦敦工会代表大会无权通过对社会主义政党有约束力的决议，因为虽然有社会主义者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这并不是一次社会主义代表大会，而不过是掌握在工联的议员们手中的一次工会代表大会，他们甚至威胁要把外国代表们从他们所租用的大厅里驱逐出去。而且他们预先采取措施，以便把德国和奥地利的社会主义政党以及一切非体力劳动者的社会主义者排除在代表大会之外。

因此，社会主义者对于这样的代表大会所作的委托可以不加考虑……至于法国的社会主义组织，它们决定不参加可能派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它们的决定所依据的主要事实是：可能派由于公然投靠资产阶级政党，并且在巴黎和外省充当了形形色色的部长们的选举代理人，已丧失了全部独立性，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如果放弃这种独立性，就一定要背弃自己的使命。

尽管有这些理由，海牙代表会议基于国际和睦的思想，对于可能派所得到的委托的有效性并没有表示异议，只限于确定一些条件，出席海牙会议的社会主义政党能够按照这些条件参加国际代表大会。

可能派在他们的第一封通告信中把国际代表大会看作是他们的事情，把确定代表大会的日期和议事日程、规定审查代表资格的方式（这种方式使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决定允许哪些法国代表参加）的权利窃为己有。这种无理要求遭到代表会议全体代表的一致拒绝。代表会议通过了如下的决议：

“下面签名的人建议法国社会主义工人联盟（可能派的正式名称——译者注），根据 1888 年伦敦代表大会授予它的全权，协同法国及其他国家的工人组织和社会主义组织召开巴黎国际代表大会。

由工人组织和社会主义组织的全体代表签名的关于召开代

表大会的通知书，应该尽快告知欧洲和美洲的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者。

在这个通知书中应该声明：

(1) 巴黎国际代表大会定于 1889 年 7 月 14 日到 21 日举行；

(2) 各国的工人和社会主义者都可以在适合每个国家的政治法令的条件下参加代表大会；

(3) 代表大会在审查代表资格证和确定议程方面将是有主权的。议程暂定如下：

(a) 国际劳动立法。从法律上调整工作日（白天劳动，夜间劳动，假日，成年男工，女工和童工）；

(b) 对工厂、作坊以及家庭工业实行监督；

(c) 实现这些措施的手段和途径。”

比利时代表受委托正式向可能派转达海牙代表会议的决议。

沃耳德斯公民在完成了他到可能派委员会去的使命以后来到我们的委员会。他告诉我们，可能派拒绝让法国工人和社会主义者同他们一起在召开国际代表大会的通告信上签名，也就是说拒绝承认代表大会有权直接审查代表资格。

工会全国委员会、社会主义联盟执行委员会和代表大会组织委员会一致决定遵守海牙的决议。

外国社会主义者十分强烈地希望团结，他们力图使可能派改变他们的拒绝态度。他们向同可能派保持友好关系的英国民主联盟呼吁，请他们施加影响，促使可能派接受海牙代表会议的正当要求。同国际代表会议的代表一样，民主联盟的意见也没有被可能派接受。代表大会组织委员会由于进行调解而被迫没有采取行动，这一点反而被可能派利用了，他们几乎到处搞

阴谋，在资产阶级报刊上散布对我们组织委员会的诽谤和背信弃义地攻击我们的代表大会，并且派遣代表到外省、比利时、西班牙和葡萄牙去，不惜任何代价搜罗他们的代表大会的追随者。

面对可能派的这种难以克服的顽固态度以及他们分裂国际无产阶级（如同在很长时间内分裂法国无产阶级一样）的决心，欧洲各社会主义政党决定继续前进，让可能派去承担召开我们竭力避免的对垒的代表大会的责任，欧洲各社会主义政党和我们一起发表如下的通知书：

巴黎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 (1889年7月14—21日)

欧洲和美洲的工人和社会主义者！

有法国各工业中心的二百多个工会的代表参加的波尔多工人代表大会以及有代表法国工人阶级和革命社会主义的联合力量的三百个工人团体和社会主义小组的代表参加的特鲁瓦代表大会决定，国际博览会期间在巴黎召开全世界无产者都得以参加的国际代表大会。

欧洲和美洲的社会主义者高兴地欢迎这个决议，他们满意地感到他们将有可能共聚一堂并明确地提出工人阶级在国际劳动立法方面的要求，——这个问题将在本年9月由欧洲各政府代表召开的伯尔尼代表会议上讨论。

资本家邀请富人和掌权者到世界博览会来欣赏和赞叹一番工人的劳动产品，而工人却在人类社会从未有过的最大财富之中陷于贫困境地。我们，社会主义者，致力于解放劳动、消灭雇佣奴隶制和建立一切工人不分性别和民族一律有权享用他们

的共同劳动创造出来的财富的社会制度，我们邀请这些财富的真正生产者 7 月 14 日在巴黎同我们聚会。

我们号召他们巩固兄弟联系，这种联系能把各国无产者的努力集合在一起，从而加速新世界的开始。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德国——社会民主党：奥·倍倍尔，狄茨，弗罗梅，格里伦贝格尔，哈尔姆，屈恩，威·李卜克内西，麦斯特，扎博尔，舒马赫，辛格尔——帝国国会议员。

英国——社会主义同盟：威·莫利斯，弗·基茨；工人协会：罗·邦·肯宁安-格莱安；下院社会主义者议员：威·帕涅尔，乔·贝特曼，海·秦平，汤姆·曼；埃尔郡矿工联合会：詹·凯尔·哈第。

奥地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尤·波普，维·阿德勒，艾·克腊利克，阿·青腊姆，诺·霍夫曼，安·克罗伊策，文齐希，G·波佩尔（维也纳）；马卡尔特，H·弗勒金格尔，K·扎姆斯（音斯布鲁克）；安·魏古尼，J·济格（林茨）；A·弗里梅耳，T·海因茨，V·维内尔，A·博切克（施梯里亚）；K·施内魏斯，A·克洛法奇，阿·索博特卡，约·希贝什（布隆）；施土尔茨，F·多舍克，T·涅梅切克（布拉格）；F·泽德尼切克，R·扎哈耳卡（普罗斯尼茨）；A·盖林，C·吉卡尔，J·拉克斯（的里雅斯特）；达尼路克（里沃夫）；斐·阿德瑙（克拉根富特）；爱·里格尔（克腊曹）；J·威美尔曼（埃格恩多夫）。

比利时——根特社会党：安塞尔，万·贝韦伦。

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帕布洛·伊格列西亚斯，弗朗西斯科·迪埃哥。

法国——法国工会联合会和同业小组：雷·拉维涅；法国

社会主义同盟：G·巴提斯。

希腊——社会主义者希腊人小组：普拉东·德拉库利斯，雅典社会主义者机关报《阿尔登》的编辑。

荷兰——社会民主党：多梅拉·纽文胡斯——议员；克罗耳。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列奥·弗兰克尔。

意大利——阿米耳卡雷·契普里昂尼（社会主义革命者组织）；阿耳迪西奥·萨米托（西西里岛社会主义小组）。尼约基-维亚尼（米兰社会主义小组）。

挪威——挪威社会民主党：卡尔·耶佩森。

波兰——斯·门德尔森（“阶级斗争”派）；弗·阿涅累夫斯基（华沙“无产阶级”派工人委员会）。

葡萄牙——卡尔瓦约（社会主义工人协会）。

俄国——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维拉·查苏利奇，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斯捷普尼亚克。

瑞典——社会民主党：奥古斯特·帕尔姆，亚尔马·布兰亭，阿克塞耳·丹尼尔森。

瑞士——布兰特，格留特利联盟副主席；社会主义工人党：亚·赖歇耳，A·施特克。

海牙代表会议提出的议程：

A) 国际劳动立法。从法律上调整工作日（白天劳动，夜间劳动，假日，成年男工，女工和童工）；

B) 对工厂、作坊以及家庭工业实行监督；

C) 实现这些措施的手段和途径；

D) 废除常备军和武装人民（巴黎组织委员会补充提出的问题）。

海牙代表会议决定：

1. 巴黎国际代表大会定于1889年7月14日到21日举行；
2. 各国的工人和社会主义者都可以在适合每个国家的政治法令的条件下参加代表大会；
3. 代表大会在审查代表资格和确定议程方面将有主权的；
4. 每一个工会和社会主义团体都有权派一位代表参加代表大会。

代表大会组织委员会：

巴黎工会联合会：布累，贝塞，鲁赛尔，费兰。

市参议会社会主义小组：多马，阿尔丰斯·恩贝尔，龙格，肖维埃尔，瓦扬——市参议员。

巴黎社会主义组织：瓦扬，盖得，杰维尔，雅克拉尔，克雷潘，马隆，拉法格。

众议院社会主义小组：巴斯利，卡梅利纳，克吕泽烈，费鲁耳——议员。

通讯处：

法国书记：贝塞，巴黎，让·雅·卢梭街，劳动介绍所，鞋匠工会委员会。

外国书记：保尔·拉法格，巴黎郊区勒—佩勒。

* * *

在我们发表我们的第一封通告信之前，比利时工人党代表大会在若利蒙开幕了；可能派急忙派遣他们的一位代表到那里去，想对海牙决议打开一个缺口；尽管这位代表作了种种努力，若利蒙代表大会以三十九票对三十三票通过决议，派一位代表参加可能派的代表大会，却以五十五票对二十二票通过决议参加我们的国际代表大会。

丹麦社会主义民主工人在5月23日的会议上通过了如下

决议：“大会对于将在巴黎召开两个国际代表大会深表遗憾。决定：只要这两个代表大会保持原状，丹麦社会主义民主党就不参加其中的任何一个；但是大会责成党的委员会对发生争执的党尽可能施加影响，以便使两个代表大会合并。”

只有英国民主联盟同欧美所有的社会主义组织相对抗，支持可能派，但它并不企求由于它的出席而使缺乏一切国际社会主义因素的可能派代表大会具有国际的性质。

因此，两大洲的工人现在只能认为，只有一个代表大会可以宣布是他们的代表和他们的喉舌，因为只有这个代表大会是由各地的社会主义政党召开的，只有这个代表大会将包括全世界无产阶级中有觉悟的、决心在公有制基础上确立劳动和人类的解放的那一部分的代表。

* * *

为了避免一切误解和挫败最后时刻的阴谋，组织委员会希望让国际社会主义者了解在举行代表大会前所进行的和解和团结的尝试的经过。

组织委员会并由组织委员会授权：

会议主席：多马

书 记：贝塞，雅克拉尔，
拉法格，瓦扬

附记：我们刚刚接到法尔雅公民的更正，这篇更正曾寄给《工人党报》，但没有刊登出来。法尔雅公民肯定地说，他没有投票赞成把组织国际代表大会的权力交给可能派的提案，不仅如此，这样的提案从来没有提交伦敦代表大会进行表决。他可以作证并且随时准备作证。

原载《巴黎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
(1889年7月14—21日)》。这篇“组
织委员会的报告”是根据1889年巴黎法
文单行本译出的。

(李兴耕译 殷叙彝校)

米 勒 兰 事 件

——1900年国际社会党巴黎代表大会
讨论米勒兰入阁问题的会议记录

第 五 天

9月26日，星期三

1. 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

(上 午)

主席：埃米尔·王德威尔得和阿德勒

.....

大会开始讨论第九个问题：夺取社会权力以及同资产阶级政党联盟。

多数派和少数派在第九委员会中有各自的报告人：王德威尔得是多数派报告人；恩利科·费利（意大利）是少数派报告人。

阿德勒代替王德威尔得担任主席。他宣布：“少数派要求召开一次委员会的补充会议。但为了不中断正在进行的会议，我们现在就宣读报告，在会议结束以后，再召开委员会的补充会议。”

王德威尔得：“我想向大会尽可能客观地扼要介绍一下委员会的讨论。

关于问题的前半部分（同资产阶级政党联盟）的讨论是非常简短的。委员会的所有成员，不管是属于哪一民族和哪一种社会主义倾向，在这方面都是抱着同样的态度看问题的。这一点的证明是，我们法国工人党的同志们在伊弗里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文本，就是委员会一致建议的我们的最后文本。它的全文如下：

决 议

大会宣布，阶级斗争禁止同资本家阶级的任何派别建立任何形式的联盟。

虽然大会也承认，在特殊情况下，有时建立这种联合是必要的（当然不能把纲领和策略混为一谈），但是，党应竭力使这种联合减少到最低限度，直至完全取消，而只是在缔结协定的有关团体所属地方组织或全国组织承认有必要时，才容许建立这种联合。

实际上，同资产阶级政党的联盟已被证明是不能够持久的，因为这种行动方式会违背阶级斗争的原则。最多只能偶然缔结这种联盟。”

费利对委员会说：“假设在某一地方，路上十分危险，有三个政治和哲学信仰明显对立的人碰在一起，并且同时受到攻击。这时，他们就会为了抵抗共同的敌人而忘记他们的分歧。

对于社会党人来说也同样如此。在自由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例如在意大利，联合是合法的。另外，当事情涉及到维护个人的权利时，象法国不久以前那样，联合同样是合法的。最后当事情涉及到掌握普选权时，象在比利时那样，它也是合法的。（鼓掌。）

总之，我们认为，联合是一件坏事，因为它会削弱无产阶

级的阶级意识。但是有时这种坏事也是必要的，在这种时候应该善于在两件坏事中选择稍好一点的。这是要极其谨慎使用的斗争方法。一句话，只有在特殊的和暂时的情况下，联合才是可以容许的。

关于问题的后半部分（参加资产阶级政府），我认为这是涉及局部利益的、次要的问题，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出现了两个决议：一个是考茨基提出的得到二十四票赞成的决议；另一个是恩利科·费利和茹尔·盖得提出的仅得到四票赞成的决议。费利—盖得决议主张明确地、绝对地禁止参加资产阶级政府。

至于考茨基的决议，我可以称它为这样一个人的博学的理论解答，社会民主党为在自己队伍中有这样的人而自豪。决议是这样写的：

考茨基决议草案

在现代民主国家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不可能是某种袭击的结果，而只可能是为了在经济上或在政治上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而从事长期的艰巨的工作的结果，是工人阶级在体质上和精神上得到复兴以及逐步夺取市政机构和立法会议的结果。

但是，在政府实行集权制的国家里，政权是不可能一部分一部分地夺取的。

个别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不能认为是夺取政权的正常开端，而只能认为是迫不得已采取的暂时性的特殊手段。

如果在某种情况下，政治形势要求作这种冒险的尝试，那么，这是一个策略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国际代表大会不应对此发表意见；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只有当社会党的多数赞成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而参加政府的社会党人又继续成为本党

的全权代表时，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这一行为才有可能给战斗的无产阶级带来良好的结果。

反之，如果参加政府的社会党人不服从自己的党，或只是部分地代表自己的党，那么他参加资产阶级内阁这一行为就有在战斗的无产阶级队伍里造成混乱和分崩离析的危险；这就是说，不是巩固党，而是削弱党，不是促进无产阶级夺取社会权力，而是阻止无产阶级夺取社会权力。

总之，大会确认，即使在非常的情况下，只要党组织一旦认为这个内阁在资本和劳动的斗争中明显地暴露出自己的偏私，社会党人就应该退出内阁。

这就是以二十四票对四票通过的决议全文。

我不企求也不敢冒昧地代表委员会全体成员的意见，我向你们说一说我的个人感觉。关于同资产阶级政党的联盟和联合，我可以极简单地概括为：在这样做时必须极其谨慎，因为它会削弱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联合有时是必要的坏事。

我现在接触到使一个民族特别激动的决议。我要说，我们通过的这个决议既不应被看作是对法国社会党人的行为的指责，也不应被看作是对它的默许。投票赞成参加资产阶级内阁的人多数是想表示宽容和谅解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应该对你们说，如果我们需要就我们的法国同志所关心的具体事件发表意见，那么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就会说，不管社会党员部长具有多大的精神和道德方面的价值，我们认为害处远远大于好处。我们要说，米勒兰和他的朋友们由于在个人单独负责的情况下接受了这样的使命而犯了错误（法国工人党鼓掌。）由于他们坚持这样做而反对法国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派别的意愿，他们就犯了更大的错误。（大厅一侧发出掌声和胜利的欢